

西汉文献动补结构问题研究

胡伟

(复旦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433; 暨南大学文学院, 广东广州, 510632)

摘要: 动补结构(动趋式比较典型)在西汉时期零星萌芽。研究提出了判定动补结构的新视角——成小句组合与小句内结构组合,列举了西汉时期的动补结构(动趋式),认为高频使用与边界模糊是语法化的动因,动补结构的大量使用是语法化和词汇化的双重结果。

关键词: 西汉文献; 上古汉语; 动补结构; 高频使用; 语法化; 词汇化

中图分类号: H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2)04-0169-06

一、动补结构问题简述

王力、杨伯峻、何乐士、周迟明、余健萍、杨建国、潘允中、王镆、向熹、张显成、祝敏彻、程湘清、柳士镇、宋绍年、吴福祥、李平、刘承慧、魏培泉、赵长才、太田辰夫、曹广顺、魏兆惠、梁银峰等学者对这一问题曾多次讨论过。

志村良治认为在六朝时期已经出现“使成复合动词”^[1]。

梅祖麟认为先秦两汉时的(甲)(乙)两式中的动词并列词组在六朝时都发生了变化,最后合流而变为动补结构^[2]。

蒋绍愚对《史记》和《论衡》中一些被认为是述补结构的词组进行了考察:在《史记》和《论衡》中那些被认为是述补结构的“ V_1+V_2 ”(如“ V 败”“ V 破”等),都有相应的“ V_1+N+V_2+N ”“ $V_1+N+V_2+之$ ”“ $V_1+而+V_2+之$ ”或者是“ V_2+N ”等形式,这说明那些“ V_1+V_2 ”中的“ V_2 ”能和后面的宾语构成述宾关系,所以还不是动结式。文章的结论是:“在汉代只是具备了动结式产生的基础,或许有个别的词语已经成了动结式,但总的说来,动结式是在南北朝时产生的。”蒋绍愚注意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有“ V 尽”,说明动结式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经产生。蒋先生认为,“打头破”一类的结构是分用式动结式而不是兼语式。蒋先生还认为到宋代以后,“ $V+O+C$ ”逐渐消失,最后动结式

都归并为“ $V+C+O$ ”一种形式^[3]。

与上述学者观点不同,我们认为动补结构(动趋式比较典型)在西汉时期零星萌芽,六朝时期动结式明显多起来,唐五代时期动补结构(包括动趋式和动结式)成熟并普遍使用。

我们的判定标准主要根据语法和语义的双重标准。

二、判定动补结构的新视角——成小句组合与小句内结构组合

以往的研究者很少从成小句组合与小句内结构组合的视角来判定上古汉语中“ V_1+V_2 ”是不是动补结构。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在这里我们主要采用北大汉语语料库(CCL)来检索语料,因此例句后有的只显示引用书名,无引用篇目。

(一) 成小句组合

成小句组合的判定程度最高,它结合了语篇分析和句式分析。

下面2个例子是从成小句组合的视角分析。

(1)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史记·楚世家》)

(2)淮阳都尉尹齐,为吏酷虐,及死,怨家欲烧其尸,〔尸〕亡去归葬。夫有知,故人且烧之也;神,故能亡去。曰:尹齐亡,神也,有所应。秦时三山亡,

收稿日期:2012-02-15;修回日期:2012-05-10

基金项目:第51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2M510774);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0Y93)

作者简介:胡伟(1977-),男,河南安阳人,复旦大学博士后,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语法。

周末九鼎沦,必以亡者为神,三山、九鼎有知也?或时吏知怨家之谋,窃举持亡,惧怨家怨己,云自去。凡人能亡,足能步行也。今死,血脉断绝,足不能复动,何用亡去?吴烹伍子胥,汉蒯彭越。烧、蒯,一僇也;胥、越,一勇也。子胥、彭越不能避烹亡蒯,独谓尹齐能归葬,失实之言,不验之语也。《论衡·死伪篇》)

例(1)是疑问句,其中的“亡去”的意思是“逃跑离去”,有的人认为“亡去”是一个词,大部分学者认为“亡去”是连动结构,但这例中的“亡去”用在能愿动词“能”后,我们普查了上古时期的文献,没有发现能愿动词后面跟连动结构的,用在能愿动词后面的一般是单音节动词,从成小句组合的视角看上古时期没有“能+连动结构+乎?”的用例。这里的“能亡去乎?”无法理解成“能亡,去乎”,也无法理解为主谓结构“N能亡乎”“N能去乎”。因此“亡去”有词汇化的倾向,从语法和语义的双重角度可以认为这例是动补结构。

例(2)也要结合语篇和句式进行分析。在这里,我们分析的是其中的小句“何用+亡去?”,根据上下文的语境,不能理解成“何用亡?去。”因为“亡”“去”都有[+离开]的语义特征,如果那样理解,上一句意思是“不用亡”,下一句是“去”,这样理解上下文意思矛盾。我们普查了语料,没有发现有“何用+连动结构?”的用例,从成小句的视角也可以证明“亡去”是动补结构。

(二) 小句内结构组合

小句内结构组合没有成小句组合的判定程度高。

受蒋绍愚先生动结式判定标准的启发,我们用小句内结构组合判定上古汉语中的“V₁+V₂”是不是动补结构时也要加上条件,如果判定现代汉语中的动补结构这个条件可以不要。

条件是:

- A 两个动词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承接关系;
- B 只有当“V₂”自动词化或虚化,或者自动词不再用作使动,和后面的宾语不能构成述宾关系;
- C 动词和补语结合紧密,语义重心通常在前一动词。

例如:

(3)陈平乃与汉王从城西门夜出去。《二十五史\01 史记》)

(4)汉王四年,楚围汉王荥阳急,汉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荥阳城。《二十五史\01 史记》)

这两句中的动词可以这样断句:“夜出,去”;“遁

出,去”。所以这两句中的“出去”不是动补结构。

(5)闻陈王战败,不知其生。《二十五史\01 史记》)

这例中的“战败”是承接关系,不是动补结构。

(6)齐襄公与鲁君饮,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鲁君车,因拉杀鲁桓公,桓公下车则死矣。《二十五史\01 史记》)

这句中的“使力士彭生抱上鲁君车”,可以分析为“使力士彭生抱,上鲁君车”,所以这例也不是。

(7)陈馀击走常山王张耳,耳归汉,汉乃以张苍为常山守。《二十五史\01 史记》)

这例中的“走”用作使动,是连动结构,不是动补结构。

下面这些例子可以从小句内结构组合的视角来分析。

1. 有凝固成词倾向的“亡去”

(8)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二十五史\02 汉书(颜师古注本)》)

从“亡去之薛”能看出“亡去”有凝固成词的倾向。

(9)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二十五史\01 史记》)

上例中的“亡去”做了主语,上古时期应该没有连动结构做主语的例子。

(10)所诛灭淮阳甚多,及死,仇家欲烧其尸,尸亡去归葬。《二十五史\01 史记》)

此例从成句的视角看不可能是连动结构,“亡去”有凝固成词的倾向。

(11)《礼》曰:“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虐鬼……”《05 东汉\史论\论衡》)

“生而亡去”与下文“不谢而亡去”分析方法不同,“生而亡去”做句子主语,这个结构不可能是连动结构。有趣的是,此例中的《礼》不是指《礼记》,我们遍检了《礼记》,没有发现有“亡去”的用例,看来《论衡》中的《礼》另指他书。汉代蔡邕《独断》有类似例子:疫神帝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鬼。

再看后代的语料,发现唐代《通典》中同样的一句话引自《汉旧仪》。

(12)汉旧仪曰: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虐鬼;一居若水,是为魍魉蜮鬼……《08 唐\通典(繁体字版)》)

究竟《礼》指什么,留待方家探讨。

(13)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胜怒,使兵侵君王之边。《二十五史\01 史记》)

这一句虽然是小句,但与例(2)不同,因为这是一个陈述句,结合语篇和句子特征分析,除了能理解成“不谢而亡去”外,有人认为也勉强可以理解成“不谢而亡,去”,所以此例不能完全确定是动补结构,不符合条件A。这和例(2)的区别主要是句式的不同,句式的不同就带来了分析的差异。

2. “亡去”前有修饰成分

下面的例子中“亡去”前有修饰成分,这些判定的程度没有前面的高,也可供参考。

(14)於是吴王乃与其麾下壮士数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东越。(《二十五史\01 史记》)

(15)右将军苏建尽亡其军,独以身得亡去,自归大将军。(《二十五史\01 史记》)

(16)问其名,弗告。明亦因亡去。(《二十五史\01 史记》)

(17)宋赎华元,元亦亡去。(《二十五史\01 史记》)

(18)伯着火炙之,腹背俱焦坼,出着庭中,夜皆亡去。(《06 六朝\小说\搜神记》)

(19)诸侯见汉败,皆亡去。(《二十五史\02 汉书(颜师古注本)》)

以“皆亡去”为例,副词“皆”在上古中很少修饰连动结构。

(20)衰乱无道,莫过桀、纣,桀、纣之时,鼎不亡去。(《05 东汉\史论\论衡》)

“鼎不亡去”,否定词“不”修饰“亡去”。否定词“不”后面一般不跟连动,除非是“不+助动词+V”。这也从成句的角度证明了“亡去”的凝固性。

下面这个例子比较奇怪:

(21)於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二十五史\01 史记》)

“於是乃”同义重复连用,如果这个例子“乃”是修饰“亡去”,从成句的视角看“亡去”是动补结构。《史记》中还有“乃亡去”的用例:

(22)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二十五史\01 史记》)

本视角也有局限性,因为上古汉语的语料少,或者有的类似结构用例少,很多结构单用此种方法不能很好地判断出来,所以这个视角要和其它标准结合。

从成小句组合与小句内结构组合的视角判定动补结构能为我们研究汉语史提供新的思路。

连动结构的两个动词地位同等重要,而动补结构一般以前一个动词作为重心。

由此我们认为,在现代汉语的小句中(古汉语因

为有使动等用法的存在,还在进一步思考),结构与结构组合时,单个小结构内只能有一个动词重心(或者叫动核),每个结构内不可能有两个同等地位的动词重心(动核)作为焦点。这还有待于其它语言的类型学验证。

三、西汉时期的动补结构(动趋式)

(一)“亡去”

见上文。

(二)“拨去”

蒋绍愚先生认为,判断是否是动结式的两条标准是:a.如果“V₂”是他动词,或者是用作使动的自动词和形容词,和后面的宾语构成述宾关系(包括述语和使动宾语的关系),那么这个结构实际是并列式。只有当“V₂”自动词化或虚化,或者自动词不再用作使动,和后面的宾语不能构成述宾关系,这才是动结式。b.并列式中两个动词或是并用,或是相承,语义重心通常在后一动词;动结式中动词和补语结合紧密,语义重心通常在前一动词。这两条标准中,a是主要标准,b是辅助标准。蒋先生的判断标准对我们判断动趋式也有帮助。

“拨去”中“去”的本义是“离开”,它常常位于另一动作动词之后,指从此地到彼地发生的位移运动。我们认为,上古没有“拨古文”的用法,也没有“去古文”的用法;无法理解成“秦拨,去古文”,也无法理解成“秦拨,秦去古文”,理解成使动也有困难。“拨”“去”的基本意义已经不明显,有些虚化,共同组成“抛弃”的意义。意义虚化是动补结构产生的基础。

(23)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史记\太史公自序》)

到了中古时期,“拨去”也用,但意义与《史记》中的“拨去”不同。

(24)至春桃始动时,徐徐拨去粪土,皆应生芽,合取核种之,万不失一。(《06 六朝\齐民要术\贾思勰》)

(25)酒酣后,刘牵脚加桓公颈,桓公甚不堪,举手拨去。(《06 六朝\小说\世说新语》)

(26)韶说法简而要,拨去枝叶。(《10 北宋\佛语录\禅林僧宝传》)

(三)“上去”

(27)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官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

堕黄帝之弓。《史记·封禅书》

我们从篇章和成句等方面进行整体分析。如果是“龙乃上，去”，那么下文不会接“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已经“去”了，还怎么“悉持龙髯”呢？

“上去”不是连动，而是动补结构。

值得一提的是，“上去”上古就出现了，而“上来”唐代才出现。这两个在近代、现代汉语中非常重要的补语成分的成型时间不同。“V上去”这种三合式的动补结构，在上古和中古可以确定的例子几乎没有。到唐宋才见到能确定为动补结构的用例。

(四)“灭去”

在《史记》发现了“灭去”的用例，梁银峰(2006)认为这例中的“灭去”是动补结构^[4]。

(28)身长大，首足收入皆上偶。不得，发乡我身挫折，中外不相应，首足灭去。(《二十五史\01 史记》)

这个例子的意思是：(所求之事)若能成功，您向我显示的兆身又长又大，首足收敛，兆纹成对上扬。(所求之事)不能成功，您向我显示的兆身曲折不直，中间和外围的兆纹不能相应，首足的兆纹消失。这里“去”的意义很虚，“去”用在不及物状态动词“灭”之后，表示状态有了变化、结果，“灭去”看作连动结构或并列结构都难以说通，应是动补结构。

(29)身挫折，中外不相应，手足灭去。(《05 东汉\全汉文》)

(30)真人努力，无灭去此文，天地且非怒人。(《05 东汉\史论\太平经》)

(31)传语曰：“秦始皇帝燔烧诗书，坑杀儒士。”言燔烧诗书，灭去《五经》文书也。(《05 东汉\史论\论衡》)

(32)及周之衰，诸侯将踰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二十五史\02 汉书(颜师古注本)》)

(33)我思道，不可见火，灭去。(《05 东汉\史论\风俗通义》)

(34)秦以战国即天子位，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衾玄。(《二十五史\03 后汉书》)

(35)羽驾灭去影。(《08 唐\唐诗\李白诗》)

(36)如何得六根灭去？(《11 南宋\佛语录\五灯会元》)

(37)至宋世官俸，此三月必灭去食羊钱，亦用此意。(《13 明\小说\万历野获编》)

我们认为，在西汉时期，动趋式不是“这个真没有”，而是“这个一定有”。

四、结构高频使用与边界模糊

下文例子中的“V+趋向动词”可以分析为连动结构，但有的与动补结构接近，这说明连动与动补结构的边界模糊化。

(一)“V+去”类

(38)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官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黄帝之弓。(《史记·封禅书》)

(39)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史记·李斯列传》)

(40)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史记·李斯列传》)

(41)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史记·秦始皇本纪》)

(42)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史记·秦始皇本纪》)

(43)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史记·秦始皇本纪》)

(44)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45)恶者辄斥去，毋令败群。(《史记·平准书》)

(46)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史记·曹相国世家》)

以下是西汉语料中包含“引去”“解去”“罢去”“辞去”的所有用例。

(47)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史记·封禅书》)

(48)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史记·陈涉世家》)

(49)宾客门下舍人稍稍引去者过半。(《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50)居七日，胡骑稍引去。(《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51)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52)塞下传言单于已引去。(《史记·韩长孺列传》)

(53)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54)入平城，汉救兵亦到，胡骑遂解去。(《史记·韩

信卢绾列传》

(55)於是丁公引兵而还，汉王遂解去。(《史记·季布栾布列传》)

(56)而博望侯军亦至，匈奴军乃解去。(《史记·李将军列传》)

(57)孝王元年，秦围邯郸者解去。(《史记·燕召公世家》)

(58)秦军解去，遂救邯郸，存赵。(《史记·魏公子列传》)

(59)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後罢去。(《史记·高祖本纪》)

(60)乃顾麾左右执戟者掎兵罢去。(《史记·吕太后本纪》)

(61)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於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史记·礼书》)

(62)景公惭，乃归鲁侵地以谢，而罢去。(《史记·齐太公世家》)

(63)吴请入自索之，随不听，吴亦罢去。(《史记·楚世家》)

(64)而卒立子兰为太子，晋兵乃罢去。(《史记·郑世家》)

(65)晋师闻之，为罢去。燕师闻之，度水而解。(《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66)今臣至，无所受事，罢去，此人必有以毁臣者。(《史记·季布栾布列传》)

(67)廷掾起矣。状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罢去归矣。(《史记·滑稽列传》)

(68)于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独，出仓粟、发帛帛而振不足，罢去后宫不御者，出以妻鰥夫。(《新序·杂事》)

(69)今罢去之，则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盐铁论·禁耕》)

(70)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史记·孔子世家》)

(71)後二日，复入小见，辞去。(《史记·梁孝王世家》)

(72)苏秦之舍人乃辞去。(《史记·张仪列传》)

(73)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史记·孟尝君列传》)

(74)臣等不肖，请辞去。(《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75)帝使太尉守北军，欲足下之国，急归将印辞去。(《史记·吕太后本纪》)

(76)即入见辞去，疾步数还顾。(《史记·滑稽列传》)

(77)鲁君使宓子贱为单父宰，子贱辞去。(《新序·杂事》)

(78)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辞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于鲁，将辞去。(《说苑·敬慎》)

(79)善不可以伪来，恶不可以辞去。(《说苑·谈丛》)

带“去”的有“引去、解去、化去、驰去、灭去、持去、辞去、遁去、亡去、释去、除去、弃去、将去、取去、毁去、斥去”等等。

(二)“V+上”类

(80)菑川国复推上公孙弘。(《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三)“V+下”类

(81)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史记·高祖本纪》)

(82)居无何，汉王攻下殷。(《史记·陈丞相世家》)

(83)亚父欲急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史记·陈丞相世家》)

(84)其後二十餘年，燕将攻下聊城。(《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85)彭越攻下睢阳、外黄十七城。(《史记·魏豹彭越列传》)

(86)初从高祖起丰，攻下沛。(《史记·樊酈滕灌列传》)

(87)攻下黄，西收兵，军於荥阳。(《史记·樊酈滕灌列传》)

(88)攻下羸、博，破齐将军田吸於千乘，所将卒斩吸。(《史记·樊酈滕灌列传》)

(89)勃以相国代樊噲将，击下蓟。(《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90)文帝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91)今陛下骋六驂，驰下峻山。(《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92)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史记·项羽本纪》)

(93)於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史记·项羽本纪》)

(四)“V+出”类

(94)赵孝成王乃发卒围平原君家，急，魏齐夜亡出，见赵相虞卿。(《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95)赵人多为张耳、陈馥耳目者，以故得脱出。

(《史记·张耳陈馥列传》)

(96)而陈馥还，亦望张耳不让，遂趋出。(《史记·张耳陈馥列传》)

(97)绛侯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98)顷之，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99)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史记·秦始皇本纪》)

(100)武帝择官人不中用者，斥出归之。(《史记·外戚世家》)

(V)“V+入”类

(101)晏子於是延入为上客。(《史记·管晏列传》)

(102)於是乃延入坐，为上客。(《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103)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史记·项羽本纪》)

纪》)

(104)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史记·高祖本纪》)

“V₁+V₂”结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高频使用与边界模糊是语法化的动因，这也是动补结构后来大量产生的动因。动补结构的大量使用是语法化和词汇化的双重结果。

参考文献:

- [1] 志村良治. 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M]. 江蓝生, 白维国,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25-26.
- [2] 梅祖麟. 从汉代的“动、杀”“动、死”来看动补结构的发展——兼论中古时期起词的施受关系的中立化[C]//语言学论丛第16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102-116.
- [3] 蒋绍愚. 近代汉语研究概要[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96-105.
- [4] 梁银峰. 汉语动补结构的产生与演变[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6: 78-89.

The Study about Western Han Literature VR Structural Problems

HU Wei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was still in sporadic bud.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a new perspective to determine the structure of the resultative——into smaller combinations small sentence structure combinations. Enumerated th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High-frequency use of boundary ambiguity is the motivation of the syntax of th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extensive use of the dual results of the grammar and vocabulary.

Key Words: Literature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cient Chines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high frequency application; lexicalization

[编辑: 汪晓]